

後漢紀

後漢孝章皇帝紀卷上第十一

袁宏

建初元年春正月燉煌太守王遵酒泉太守殷彭將兵五千人破車師耿恭遣吏范羌迎軍資於燉煌羌還與大軍俱西及車師破諸將欲還羌請迎恭諸將不肯羌固請之乃分兵二千人至疎勒城城中夜聞兵聲以爲虜至皆恐羌呼曰我范羌也漢兵來相迎恭等皆稱萬歲乃開城門恭見悲喜垂涕相持明日隨軍俱還燉煌吏士餘十三人關寵病死以喪歸西域遂絕恭至司徒鮑昱以恭節過蘇武宜蒙爵土之賞不從上拜恭爲騎都尉先恭未還恭母亡自恨不得親飯哈追行喪服詔使五官中郎將馬嚴以牛酒

釋恭服初班超與疎勒城王忠首尾吏士單少徒以
恩義相撫數歲幾爲龜茲所得及西域沒超孤絕有
詔召超超發疎勒都尉黎弇以刀自刺之漢士棄我
去勢不能白首當復爲龜茲所屠誠不忍見漢使去
故先自殺超到于闐王侯以下涕泣抱持超馬依漢
如父母誠不可去超度于闐終不聽其東又畢成本
志乃復從于闐還疎勒超去後而兩城降龜茲超收
捕反者斬之疎勒復安是時天小旱穀貴民饑丙寅
詔曰比年饑旱民頻流亡朕甚懼之公卿二千石各
推精誠專以民事爲急罪非殊死且勿案驗立秋如
故事有司明慎選舉進柔良退貪殘順時令理冤獄

五教在寬帝典所美愷悌君子大雅所歎露布天下
使明知朕意於是旱甚上問司徒鮑昱曰將何以復
災昱曰臣聞聖人治國三年有成陛下即位未久就
政有得失未足致異雖修禮樂崇德教亦足以移風
臣前爲汝南太守典治楚事但汝南一郡繫者千餘
人恐未能盡當其罪先帝定大獄一起寃者過半又
諸徙家骨肉離散孤魂不祀骸骨流離死生被毒一
人呼嗟王道爲虧宜一切還諸徙家使生者悅懌死
者得歸興滅繼絕和氣可致上從之即詔坐楚淮陽
事徙者令歸本郡

袁宏曰夫物有方事有類陽者從陽陰者從陰本乎

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天地人物各以理應矣
故于其一物是虧其氣所犯彌衆所以寒暑不調四
時失序蓋由斯也古之哲王知治化本於天理陶和
在於物類故道之德禮威以刑戮使賞必當功罰必
有罪然後天地羣生穆然交泰故斬一木傷一生有
不得其理以爲治道未盡也而况百姓之命乎夫致
之也有物則病之也必深化之也有由則懷之也有
術是以炎夏餘虐以成水旱之災也堯湯蹙撫足免
黎民之患由斯觀之自三代以下刑罰失中枉死無
辜幾將半而欲陰陽和調水旱以時其可得乎若能
寬以臨民簡以役物罰懼其濫雖不能萬物調暢同

符在昔免夫甚泰之災固遠矣三月丙午隱強侯陰
博坐驕溢膠東侯賈敏坐不孝皆免爲庶人甲寅山
陽東平地震詔三公二千石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
諫之士各一人夏四月丙戌詔曰蓋褒德賞功興亡
繼絕所以昭孝事親以旌善人故仁不遺德義不忘
勞先王之令典也故特進膠東侯佐命河北列在元
功衛尉陰興忠貞愛國先帝休之今興子輔向復孫
敏頑凶失道自陷刑以喪爵土朕甚憐之其封復子
邯爲膠東侯興子貞爲隱強侯秋七月辛亥詔以上
林兩禦田賜鰥寡貧窮不能自存者冬十一月阜陵
王延與子男魴等謀反延奢泰驕佚待下嚴刻永平

中有上書告延謀反者辭所連及坐死徙者甚衆有司奏誅延明帝以至親不忍徙阜陵王延因以見侵怨望至是復有告延與子男魴等謀反者有司檻車徵延詣廷尉帝不聽詔貶延爲阜陵侯赦魴等罪一切勿治延在國謁者一人當監護不得與吏民通司空長史江革爲五官郎將每朝會天子常自禮之又疾不會輒令太官送飧醪恩寵莫與爲比於是京師貴戚衛尉馬廖侍中竇憲等慕其行各奉書致禮革畏慎一無所受上益善之革字次伯齊國臨淄人也居家專心於孝養不爲修飾之行務適親意而已嘗自爲毋炊爨不任妻子每至歲時當案比革以母

老不欲勞動自在轅中輓車不用牛馬由是鄉里稱之曰江巨孝太守嘗以禮召之母老不應及母卒哭泣不絕聲常寢塚廬服竟不忍除太守遣掾釋服固請以爲吏舉孝廉爲郎補楚太僕月餘自劾去楚王英馳遣官屬追之遂不肯還復使中傳贈送辭不受旣爲中郎將復上書乞骸骨轉諫議大夫告歸遣子奐詣闕謝病薦天子思革篤行詔齊相曰諫議大夫江革前以病歸今起居如何夫孝百行之本冠衆善之始也國家每惟忠孝之士未嘗不及革也縣以見穀千斛賜巨孝嘗以八月長吏存問致羊一頭酒二斛終身以顯異行如有不幸祠以中牢由是巨孝之

名行於天下廬江毛義以孝行稱南陽人張奉慕其名故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爲守令義喜甚動於顏色奉者志尚士也心賤之自恨來固辭去義母死棄官行服進退必以禮賢良公車徵皆不至張奉歎曰賢者之心故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爲親也所謂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也天子聞而嘉之賜穀千斛八月長吏問起居加賜羊酒汝南薛苞字孟嘗喪母以至孝聞後母憎苞出令別居苞日夜號泣不肯去被歐打不得已廬住門外旦夕灑掃進養父怒之又廬於里頭晨昏不廢積歲父母慙而還之後行六年服喪過其哀而弟子求出居苞不能止乃中分財

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器取朽者曰我服之久身所安也徵拜侍中苞性恬虛以死自乞有詔聽焉禮如毛義華嶠曰孔子稱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養死無以葬子曰啜菽飲水孝也鍾鼓非樂云之本而器不可去三牲非孝養之主而養不可廢夫務器而忘本樂之過也崇養以傷行養之累也故定以道養周公之禮致四海之祭定以義養則仲由之粥無驕慢之性夫患啜菽粥之麤干祿以求養是以祿親也孜孜於致孝孝成而祿厚者此能以義養也孔

子稱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兄弟之言言其孝皆合於道莫可復間也先代石氏父子稱孝子慶相齊人慕其言而治此殆所謂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也若二子者推至誠以爲行行信於心而感於人以成名受祿可謂能孝養也

二年夏四月徙堯降者於河東封汝南王舅陰堂爲西陵侯楚王英子五人爲列侯勿置於不得臣戊子有司依舊典奏封諸舅太后詔曰有舊典舅氏一人封也吾非謙而不爲誠昧有可耳今水旱連年民流滿道至有餓餒者而欲施封爵上行之爲失政臣受之爲喪軀不可明矣先帝嘗言諸王財令半楚淮陽

吾子不當與光武帝子等今何以馬氏比陰氏乎且
陰衛尉天下稱之省中御者出不及履而至門此蘧
伯玉之敬也又有好賢下士吐握之名親陽侯雖剛
強微失理然有方畧據地談論一朝無雙原鹿貞侯
勇猛誠信此三人者天下選臣豈可及哉馬氏不及
陰氏遠矣吾不才夙夜累息常恐虧先后之法有毛
髮之罪吾不釋也言之不舍晝夜而親屬犯之不止
治喪起墳又不時覺是吾言之不立耳目之塞也吾
萬乘主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旁人無香薰之飾
但布帛如是者欲以身率服衆也以爲外親見之當
傷心自刻但發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

外家車如流水馬如龍吾亦不譴怒之但絕其歲用
冀以默愧其心而猶駑怠無憂國忘家者知臣莫若
君況親屬乎上固請封之太后詔曰吾反覆念之欲
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虛之名而令帝受不外施之恩
哉竇太后欲封皇父曲周侯言高祖要無軍功非劉
氏不封今馬氏無功於漢不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
也今輦轂下民食不造歲湯火之憂也柰何欲以此
時封爵舅氏令吾無面目於園陵而令帝不知稼穡
之艱難不可明矣吾巨富貴重疊若再實木根必傷
也且人所以欲封侯者欲以祿養親奉祭祀身溫飽
也祭祀則受太官之賜其身則御府之餘尚未足邪

而必當一縣封乎吾計之熟矣勿有疑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坐起不安而欲違慈母之拳拳吾素剛急有留中氣不可不慎子之未冠由於父母已冠成人則子之志念帝人君也吾以未逾三年之故自吾家族故得專之穰歲之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知政於是止不封初明帝寢疾馬防爲黃門郎叅侍醫藥及太后爲明帝起居注削去防名上即位太后詔三輔諸馬婚親有囑託郡縣干亂吏治者以法聞防等治毋喪起墳逾制度太后以爲言即時削減自後諸王公主家莫敢犯者率相效以素被服如一上下相承不嚴而

化太后置織室於濯龍中內以自娛外以先女功衣
大練御者禿髯不緣諸主家朝請望見后袍極麤踈
反以爲侍婢之數就視乃非人知者莫不歎息是時
廖爲衛尉防爲城門校尉光爲越騎校尉廖等皆好
施愛士藉以各勢賓客爭歸之言事者多以爲譏雖
天子亦不善也秋盧水羌反以城門校尉馬防行車
騎將軍與長水校尉耿恭率師征之司空第五倫諫
曰臣愚以爲貴戚可封侯富之不當豫於國事何者
有過繩以法則負下竊聞馬防當西征臣誠以防親
舅皇太后慈仁脫有纖芥之難爲意此陛下之憂不
從防遂出征大破羌恭到隴西上言宜令車騎將軍

防屯漢陽以爲威重昔安封侯竇融懷集羌胡聞其
懼心子孫于今樂聞竇氏大鴻臚固前擊白山盧水
聞固至三日而兵合卒剋白山盧水固之力也宜復
遣固奉大使又薦臨邑侯劉復素好邊事明畧卓異
反以微過歸國宜令以功自効令復將烏桓兵所向
必剋由是忤於防防令謁者李譚奏恭不憂軍被詔
怨望徵下獄免官本郡上欲爲原陵顯節陵致國於
是東平王蒼上䟽諫曰臣竊見光武皇帝躬儉約之
質覩終始之分初營壽陵且遵古制孝明皇帝大孝
不違奉而行之不敢有所加焉至於自奉之禮尤爲
儉約謙謙之美於斯爲盛臣愚以爲園邑之興由秦

以來非古之制丘隴且不欲其著明豈況郭郭哉上
違先帝之心下造無益之功虛費國用動搖百姓非
所以致和氣祈豐年也又以吉凶之教言之俗不欲
無故繕修丘墓所有興起考之古法則乖禮典稽之
時宜則違民欲求之吉凶未見其福陛下追考祖禰
思慕無已誠恐左右過議以累聖心臣蒼誠傷二帝
之美不暢於無窮也帝雅敬蒼從之而止

三年春正月己酉大赦天下詔東平王曰聞於師曰
其物存其人亡不言哀而哀自至惟王孝友之性豈
不能哉今以光烈皇后衣一篋遺王可時禮瞻以慰
凱風寒泉之思又令後生子孫得見先后衣服迄今